



此地

何时

WHAT
TIME
is
THIS
PLACE?

城市与变化的时代

Kevin Lynch

[美] 凯文·林奇 著

赵祖华 译

APTUN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此地 何时

城市与变化的时代

[美] 凯文·林奇 著

赵祖华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此地何时：城市与变化的时代 / (美) 林奇著；
赵祖华译. — 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6.5
书名原文：What Time is This Place?
ISBN 978-7-5699-0851-0

I. ①此… II. ①林… ②赵… III. ①城市空间—空
间规划—研究 IV. ①TU9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6449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字：01-2014-1263

What Time is This Place?

Copyright © 1976 by Kevin Lynch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Beijing Times-Chinese Pres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MIT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

ALL RIGHTS RESERVED

此地何时：城市与变化的时代

著 者 | [美] 凯文·林奇

译 者 | 赵祖华

出 版 人 | 杨红卫

统筹监制 | 武 学

选题策划 | 陈 溪

责任编辑 | 武 学 陈 溪

装帧设计 | 刘 明

责任印制 | 刘 银

营销推广 | 赵秀彦

出版发行 |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100011 电话：010-64267120 64267397

印 制 | 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010-69499689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规 格 | 695mm×995mm 1/16

印 张 | 19

字 数 | 232 千字

版 次 |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0851-0

定 价 | 4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我曾见过沧海形成的陆地，远离海洋却躺着贝壳，山巅上发现过古代的船锚。洪水将昔日的平原冲成山谷，又将过去的山岗夷为平地。曾经的沼泽，如今受着干沙的炙烤；曾经的旱地，今天反成了潮湿的水洼。天地万物的形状没有一成不变的。

奥维德，《变形记》第十五卷

献给：

霍华德·韦伯（Howard Webber）

迈克尔·索思沃思（Michael Southworth）

玛丽·波特（Mary Potter）

凯瑟琳·林奇（Catherine Lynch）

安妮·林奇（Anne Lynch）

卡拉林·卡拉辛（Karalyn Krasin）

捷尔吉·凯派什（Gyorgy Kepes）

你们的意见帮助我完成了本书。

目 录

插图目录 / iv
引言：时间和地点 / 1
第一章 变化的城市 / 3
第二章 过去的存在 / 30
第三章 活在当下 / 68
第四章 保护未来 / 94
第五章 内部时间 / 122
第六章 波士顿时间 / 142
第七章 让变化可见 / 170
第八章 变化的管理 / 199
第九章 环境变化和社会变化 / 224
第十章 变化原则 / 233
附录：问卷调查 / 252
参考文献 / 256
插图信息 / 268
索引 / 270

插图目录

- 图 1 巴思的拉尔夫·艾伦宅邸 / 10
- 图 2 巴思的拱廊的屋顶 / 10
- 图 3 空中俯瞰特伦特河畔斯托克 / 14
- 图 4 特伦特河畔斯托克的陶瓷碎片 / 14
- 图 5 特伦特河畔斯托克的垃圾堆 / 15
- 图 6 特伦特河畔斯托克的泥灰坑 / 15
- 图 7 委内瑞拉圭亚那城的设想图 / 23
- 图 8 圭亚那城居民绘制的地图 / 24
- 图 9 纽黑文市亨利·霍奇基斯别墅的嬗变 / 35
- 图 10 教堂被汽车修理厂占据 / 36
- 图 11 日本伊势神宫的两个地址 / 36
- 图 12 莫哈维沙漠里的伦敦桥 / 47
- 图 13 空中俯瞰亚利桑那州的哈瓦苏湖城 / 47
- 图 14 罗马老地图上的庞培剧院 / 48
- 图 15 今日罗马依稀可见庞培剧院的痕迹 / 48
- 图 16 史前石柱的痕迹成为作物标记 / 49
- 图 17 抹除作物标记 / 49
- 图 18 夸扣特尔人逐渐损坏的图腾柱 / 49
- 图 19 加利福尼亚的考古爱好者 / 50
- 图 20 秘鲁库斯科的印加石制建筑 / 60
- 图 21 第一具泥炭沼尸 / 61
- 图 22 震颤派教徒的座椅 / 61
- 图 23 英国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的报时球 / 72

- 图 24 马丁·路德·金纪念展 / 89
- 图 25 在炸药箱中玩耍 / 89
- 图 26 风筝节 / 90
- 图 27 雅典一栋楼房未完成的二楼 / 100
- 图 28 秘鲁的非法定居点的早期形态 / 100
- 图 29 “未完待续”的办公楼；奠基石的破坏 / 101
- 图 30 一棵古树维系的居住地 / 115
- 图 31 时间赛场 / 135
- 图 32-88 波士顿市中心的华盛顿街步行所见 / 142-169
- 图 89 巴拉的《工人的一天》 / 172
- 图 90 巴拉为《飞行的雨燕》所绘的试作 / 173
- 图 91 马雷的飞翔的海鸥的三维模型 / 173
- 图 92 埃夫伯里村和西尔伯里古丘 / 177
- 图 93 田地界墙中的化石 / 180
- 图 94 罗马倾颓的韦斯巴芗神殿 / 180
- 图 95 锡耶纳田野广场的截然不同的景象 / 183
- 图 96 告别佛罗伦萨的贫民区 / 187
- 图 97 欧登伯格设计的泰晤士河潮汐的纪念物 / 191
- 图 98 汉斯·詹尼拍摄的振动图案 / 197
- 图 99 制砖地区矿坑中的垃圾堆 / 203
- 图 100 剧院遮檐上宣布的谢幕演出 / 207
- 图 101 居民们改造了勒·柯布西耶的设计 / 218
- 图 102 北京颐和园中的模拟街市 / 239

引言：时间和地点

活着的含义是变化和重现——已经逝去的事物，即将到来的死亡，对现在的意识。我们周遭的世界——多半由我们创造——变幻不停，时常令我们疑惑。我们竭尽全力去保护它或者改变它，目的是为了彰显我们的渴望。有关规划的争论最终都归结为对变化的管理。

本书对体现于物理世界的时间迹象加以研究，分析外部信号如何符合（或未能符合）我们的内部经验，探讨这种内外关系如何使生活更加美好。内容涉及历史保护、变化形式、未来主义、时间信号、时间美学、生物节律、时间感知、灾难、重建和革命。

本书的主题是：时间意象的质量对个人幸福感至关重要，也决定了我们是否能够成功管理环境变化；另一方面，外部物理环境在建构和维持时间意象的过程中也发挥着作用。两者的关系是相互的。

我的观点是：一个理想的意象必须既颂扬和扩充现在，又与过去和未来取得联系。它必须灵活变通，与外部现实协调一致，最重要的是，它必须与我们的生物天性合拍。后面我将对这些笼统的表述作进一步阐释。读者将会发现，全书讨论的重点将落脚于现在——我们所必然存在和生活的时间——以及变化的必要性和合意性。

这一点有时会让人感到不安。

本书开篇首先简述几个环境变化的真实案例，接着分别讨论作为过去、现在和未来象征的地点，然后通过概述时间的生物、心理和社会层面将上述内容加以整合。此后一章将展示某个特定地点的时间符号，阐释这一特定时空对其居民的意义。继而分析环境时间的美学，探讨环境变化管理中的关键问题，并谈谈对环境变化和社会变化之间关系（或关系缺失）的看法。从以上讨论发出的变化原则将在最后一章予以总结。

第一章 变化的城市

环境会发生改变。突如其来的灾难摧毁了一座城市，荒野改造成农场，心爱之所遭到废弃，无名的边远之地建造起新的定居点。更加缓慢的自然过程使古老的风景改观，社会变革导致不寻常的混乱。身处这些事件当中的人们一边缅怀过去，一边畅想未来。

环境变化的例子无处不在。一方面，人们必须承受它们，可以看到，他们努力保护、创造或者摧毁过去，尝试理解快速的转型，建立起对未来的安全感。另一方面，变化的发起者和监管者——开发者、当权者、规划者、承包商、建造者、管理者、公务员——以另一种方式努力应对这些变化，竭力去理解和控制它们。我将引述一些案例，它们之间文化、地点和时间的不同加剧了彼此的差异；但我将指出，在表面的差异之下，依然存在一些发起者与承受者共通的主题。

9月2日，星期天。凌晨时分，大火从普丁巷的一家面包店燃起。在东风的助威之下，火势失去控制，席卷了这座刚从瘟疫^①中复苏的拥挤的中世纪城市，直至周四上午

1666年，伦敦：大火

^① 发生于1664年至1666年的伦敦大瘟疫，造成逾7.5万人死亡。——本书注解均为译者所加，后文不再一一说明。

才算基本扑灭。实际上，到第二年春天，有一些地窖仍在燃烧。这座欧洲第三富有城市的五分之四均化为灰烬，13,200座房屋被毁，80,000人无家可归，损失高达近一千万英镑。国家尚处于与法国、荷兰的战事当中，财政吃紧。紧接到来的冬天变得异常严酷，从纽卡斯尔驶来的运煤船经常被荷兰海盗俘获。技术工人、木材、砖和石料均供给不足。

前一百年里，伦敦城^①发展迅速，但人口和商业已逐渐开始让位于周边的郊区。城市的金融地位在过去十年里有所下降。没有地图，鲜有准确的房契，没有长期贷款，没有保险。房地产处于一个包括终身保有、租赁和转租在内的复杂体系的管制之下，具有众多混合产权形式。寡妇、受扶养者和慈善机构的生计依赖于房地产收入。能够完成一个庞大重建计划的立法和行政力量是不存在的。

但受民众拥护的当权者和恢复的意愿并不缺乏。火灾之后，皇室和市政府立即颁布公告，启动了恢复工作——清理街巷，设立哨岗，搬迁行政办公室，要求相邻市镇开放城门容纳难民，供给食物和煤炭。9月13日，一道临时皇家敕令宣告，将以砖石修建新城，拓宽街道，并兴修一片优美崭新的滨河区。壁炉税^②被解除，之后将进行废墟勘查，而任何与规划相抵触的重建工程都得不到许可。

10月，确定了新的路宽标准。12月，路面垃圾已被清扫干净。次年2月，议会通过《重建法》，为重建工作

① 伦敦城 (City of London)，又译作伦敦市，现在是英国大伦敦地区下辖的一个拥有城市地位的行政区，位于威斯敏斯特城以东，泰晤士河北岸。面积狭小，约为1平方英里。到16世纪末，渐渐发展成为商业和金融中心。1666年伦敦大火主要发生在伦敦城区域。

② 1662-1689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年对每座壁炉征收两先令的税。

及其资金来源制订了指导方针。4月，通过了详细的道路规划。伦敦将在它的古老城建图上涅槃重生，但道路将更加宽阔，房屋达到防火标准，公共设施更加完善，新的市场也将平地而起。迅速重建的要求相当迫切。一拖再拖可能会导致失去房产的商人永久地放弃这座城市，而有些已经离开这里投奔其他市镇了。大部分难民一开始栖身于伦敦城北边的开阔地带，但很快就在未遭大火侵袭的郊区和周边城镇找到了狭小逼仄的住处，或干脆就在废墟中、城墙下搭起了临时棚屋。孤儿则被送往乡下。

1667年没有启动什么建筑工程。地方要清理、勘查，法律纠纷要解决，资金、人力、砖石、木材要动用起来。未烧毁地区的租金高涨，甚至高达之前的三到四倍的水平。烧毁地区的地价下落。不过，一道划定新的街巷、复原灾前建筑旧址的简单程序制订了出来。成立了特别的火灾法庭，旨在破解法律难题，使地产可以转移到有能力、有意愿重建的房主或租户手中。无法建造房屋的碎块土地可被转让，所有者拒绝建造的地皮可被强制征购后再行售卖。官方派出勘测员划定地产边界，规范建筑质量。所有建筑如今都必须建有砖墙或石墙，必须采取规定了立面、剖面、用材和建筑细节的三种标准设计中的一种。通过扩大从斯堪的纳维亚的进口，可以轻松获取必需的木材；但是，依然不得不在伦敦周边兴建一批砖厂，而石料的供给也不时陷入短缺。正是这一短缺造成了公共设施重建的严重滞后。不顾伦敦商行和工匠们的反对，向农村工匠开放城市行会，旨在解决劳动力不足的状况。外地的木匠和瓦匠受稳定工作和高工资的吸收，纷纷涌入伦敦。工资水平保持不变，但工种划分瓦解了，稍后出现了失业。建成的陆路和水路运输线将劳动力和建筑材料运抵千疮百孔的城市，并使受扶养者

和无家可归者得以疏散。

复建工程于1668年春全面动工，至夏末已建成七八百间房屋，主要用作建筑工人的客栈。这段时期，夜间的废墟成了罪犯或在此搭建棚屋的穷人的天下。如约翰·伊夫林^①所说，到1669年初，伦敦城“始有些复苏迹象”，但三分之一的地基仍有待清理和划界，未有一座教堂复建，铺平的道路也没有几条。大多数的物理重建发生在1669年和1670年，到1672年差不多完成。此时，公共建筑和行会公馆已基本落成，市场和交通得以恢复，最终建成的8200间新房屋中除960间外均已完工。

但伦敦市当局这时也了解到，新建房屋中超过四成依然空置，失去房产的人口有四分之一没有返回。商人和店主们发现在郊区安家落户更有优势，不受城市行会的制约，无需向其缴纳税金，而这一趋势从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就开始了。至于穷人，过去栖身于市中心拥挤不堪的地下室和木造廉租房，现在则住不起新的砖房了。重建将他们推向外围不受管辖的村舍地带。

市政当局欣喜于后者的迁移，但也认识到前者对其权力和财富的严重冲击。它做出了回应。不仅尝试将管辖范围扩展到城外，而且试图强制那些在城中交易的商人就此安家落户；并企图阻止郊区建设，就像1580年以来一连串的法令一样，但无济于事。

城市负债从大火之前的1658年就开始上升，同时也不具备与重建资金需求相当的公共收入或信贷。情急之下，议会授权对每吨进口煤征收一先令的税金（后来增加到三先令），正是此项收入偿付了伦敦公共建筑的重建

^① 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1620—1706），英国作家。他的日记从1631年写到1706年，被认为是有关17世纪英国社会、文化、宗教和政治生活的珍贵史料。

花费。煤税由伦敦居民缴纳。重建商户和住宅的也是本地资本。劳动力和建材来自外地，但支付的是伦敦本地的资金。

二十多年收缴的煤税达 675,000 英镑，其中一半多花在圣保罗教堂和教区教堂的建设上。从教区教堂最终服务的人口数量看，它们的确建得太多了。余下的煤税中，约四分之一用于购置拓宽道路和新市场的用地，八分之一用于铺路、下水道、垃圾场、码头、栈桥和市场，八分之一用于新市政厅，四分之一用于其他的非宗教性公共建筑（监狱、办公楼、交易厅）。最后四分之一用于将弗利特河^①改造为运河，工程是成功的，但从财务上看却是失败之举；1733 年，运河被加盖，上面铺设了一条街。私人重建的费用至少达 300 万英镑，可能是公共重建的五倍，大量资金用于兴修行会公馆、皇家交易所和许多其他机构。

市政府于 1672 年濒临破产，但靠煤税度过了难关。1683 年，市政当局不得不宣布延期偿还债务，结果丧失了许多特权。大多数行会的财务困境一直延续到 18 世纪 40 年代。伦敦地区日益繁荣，但伦敦城往昔的权势却没落了。重建的财政压力使它在面对新经济和新的空间与社会结构时更加举步维艰。

然而，新伦敦城较之旧城有相当大的改善。市政官员对铺路、测绘、排水和清障采取统一管理。按照合理的等级标准拓宽了道路，疏通了狭窄路段，规范了建筑的正面边界线。最窄的巷子设定为 14 英尺宽，足够两辆平板车并排通过，最宽的主街则达到 45 至 50 英尺。两条东西方向的大道被连通，开放了通往河滨尤其是伦敦

^① 弗利特河（River Fleet），泰晤士河的重要支流之一，流经伦敦城的西部。18—19 世纪后，弗利特河被加盖，成为市内暗河。

桥的道路。废墟的碎砾被用来抬高路面和减缓坡度。道路进行了平铺和排水，为行人修建了防护通道。市场从街道迁移到新的公共区域。修建了公共垃圾场，垃圾先收集到这里，再运往河上的驳船。公共排水口从交通线上移开。冒犯性的商业活动被隔离或者转移。交易所和新修道路的交叉口形成了最早的金融集中区。

8

尽管当时的财政和机构能力有限，新伦敦城依然成功攻克了中世纪城镇的一些顽疾。但大型项目的进展并不尽如人意。弗利特运河虽然开通了，却很少使用。泰晤士码头进入了提案，却由于不具备启动资金及强制清理私有土地的权利，最终未能付诸建设。（但沿码头划定的房基线却存在了150年之久！）除这些比较显眼的挫折外，重新规划的公共服务和对重建工程的管理都是高效的。然而，面对新的经济产业、人口变化、陆路交通替代水路交通等情况，新城并未能作出适应性改变。在这些方面，市政规划总是针对过时的需求，但说老实话，大部分规划专注的都是过去。而变革的巨大代价多数最终要穷人来承担，这同样也不算罕见之事。

复原和改善伦敦城的有效行动包括：建筑设计的标准化、火灾法庭、重新规划道路、划界方法，以及增加木材、砖和劳动力供给的种种措施。重建的意愿强烈，许多工作都得以高效、巧妙地完成。通过减少不确定因素、快速解决纠纷和发布简洁的公共指令并广而告之，行动的障碍被逐一清除。只要人力、交通、机构和一些资本保存完好的话，那么即便是天大的物理损失也不要紧。

恢复旧有环境、重塑往日意象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既有实践原因也有心理原因。从未有人严肃地考虑对伦敦城作重大区划重组（尽管后世的历史学家就这个话题有过很多假想）。所有人都希望在他们熟悉的土地上

重新开始，所以重建能够快速坚决地实行。但道路拓宽遭遇了巨大阻力，这不光是因为会失去土地，更是出于对增长的交通流量以及改变本身的恐惧。新的公共开放空间经常陷入被建筑侵占或被非法占用为工地和垃圾场的危险。教区教堂仍在以前的地基上重修。过去的习俗和仪式尽快予以恢复。时间和金钱不充裕，但丝毫不吝惜花在一些象征性行动上，比如：重建圣保罗教堂，竖立火灾纪念碑，建造新的精美的行会公馆，以及在废墟中举行新的皇家交易所的奠基仪式，鼓乐震天，旌旗飘扬。废墟让人沮丧，且被认为是危险之地。相反，只要是建设就是好的，这成了一个布道的主题。至于新建筑作何用处、如何居住就待日后再说了。

我们很难从历史文献中重新构建出此次巨大灾难给伦敦人留下的意象和情感，但对于大火中惊骇与恐慌的最初描述已经足够鲜活生动了。肯定的是，城市实体在火灾后得到改善。交通拥堵得以舒缓，尽管并不长久。瘟疫时有反复，但直到 19 世纪霍乱盛行之前均没有流行病发生。烧毁区域此后再未发生大的火灾。房屋更加安全、宽敞，道路更加整洁、坚固。另一方面，由此产生的对衰落中的中世纪机构的压力可能加速了它们的崩溃，也进一步刺激经济与人口的空间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与今天的城市改造一样，穷人被驱赶出市中心。资金大量注入重建，商业发展放缓初见端倪。但由于行会瓦解的速度也加快了，所以对经济的长期效果更可能是刺激。

总而言之，伦敦灾后恢复的故事已成为经典。1923 年，当东京发生灾难性的地震之后，它曾就恢复方略求教于伦敦。

巴思，这座于 18 世纪的七十年间修建起的贵族疗养胜地， **巴思：保护之城**